

綻放

廣東省博物館正在舉辦「綻放：維多利亞時代的藝術」展覽。該展覽由廣東省博物館、英國利物浦國家博物館主辦，遴選了一百多件十九世紀英國的油畫、雕塑、服飾和瓷器等藏品，結合廣東省博物館、廣州十三行博物館及中國絲綢博物館的館藏精品，共同向觀眾展現維多利亞時代英國繪畫的發展盛況及十九世紀異彩紛呈的歐洲藝術。

中新社



▲展覽中的青銅雕塑《與蟒搏鬥的勇士》。

棗花深處是我家

在果木大家族中，棗樹是發芽最晚的一個，棗芽搭的是春天的末班車，但緊接着棗花就次第開了，它坐上的卻是夏天的首班車。清代詩人潘內召有一首詩就是專門寫棗花的：「忽憶故鄉樹，棗花色正新。枝迎鑷餉婦，香惹賣漿人。纂纂飛輕雪，離離綴素珍。祇今秋漸好，頻撲任西鄰。」

詩以「忽憶故鄉樹」起句，也不禁勾起了我對老家的思念。兒時的我對棗樹一點也不陌生，不但自家的院子裏就有十幾棵，而且村上還有一片很大的棗林。每年一入夏，滿村都是濃濃的棗花香。古詩有「水田聲裏疑無路，棗樹花香又一村」的描寫，家鄉雖不是水田，但棗林四周卻有一片一片的麥田，此時初齊的麥穗也已開始泛黃，風一吹，沙沙作響。「輕寒輕暖逗芳菲，又見檐牙乳燕飛。正是晴和好時節，棗芽初長麥初肥。」藍天白雲下，滾滾麥浪簇擁着棗林，煞是壯觀。

農諺說：棗花開，棗花開，棗花開了好割麥。棗花一開，人們就要開始準備着「磨鎌霍向麥田」了。割麥子的活兒是大人專屬的，我們這幫孩子便相約來到棗林裏盡情玩耍，棗樹的葉子很小，白居易曾喻其「葉小如鼠耳」，所以雖茂盛，遮出的陰涼卻只能是斑斑點點的。可是跟頂着大日頭在麥田裏揮汗如雨的大人們相比，這裏已足可堪稱「避暑山莊」了。我們撒着歡兒地穿梭在棗叢中，追逐嬉鬧，好不快活。

玩累了，我就坐在地上，仰起臉很認真地尋找那些散發着縷縷芳香的棗花，可是樹太高，棗花又體型嬌小，我根本看不清它開在樹上時的模樣。但有時候風一吹，會有零星的棗花輕輕落在臉上或赤裸的背上，癢癢的。

大文豪蘇軾曾有一首《浣溪沙》就寫到了棗花飄落的情景：「簌簌衣巾落棗花，村南村北響饅車，牛衣古柳賣黃瓜。」同為宋代的另一詩人王溥所作《詠牡丹》詩則多了幾分調侃：「棗花至小能結實，桑葉雖柔解吐絲。堪笑牡丹如斗大，不成一事又空枝。」這與《增廣賢文》中所言：「牡丹花好空入目，棗花雖小結實多。」一樣，都是讚美棗花之內涵的。王安石讀得更直接：「種桃告所傳，種棗予所欲。在實為美果，論材又良木。」不但花果香甜，就連其樹身亦是難得的好木材。

許是上天眷顧，知我痴迷棗花，去年搬新家後，小區後邊正好緊挨着一座小山，而小山上就有幾株野棗樹，也叫野山棗。雖枝瘦葉稀，但曲彎如虬，頗有幾分仙骨。就在前幾日，我又去看它，只見葉柄根處，已是花簇錦然。黃白相間的棗花大小若米，青嫩如其葉，陽光下若瓷若玉，晶瑩剔透，着實喜人。還有些許沒開的，則狀若包袱，無法知其內形。心想，這狀若包袱的花苞一定是在孕育果實吧。

我喜歡觀看有關小人物的電影。疫情這幾年，香港湧現不少這方面的出色作品，如《窄路微塵》。我看得津津有味，沉浸在小人物的哭哭笑歡氣氛裏，對男女主角為生活而努力拼搏奮鬥的不屈意志感同身受、由衷欽佩。電影體現的，不止是三年疫境裏處於百業蕭條困境的小市民的絕不氣餒，還可以視為香港百餘年來薪火相傳的獅子山拼搏精神。

戲名《窄路微塵》，頗有意味。前兩個字「窄路」語義雙關，我的理解是，這引自聖經裏的一句話，人生，都需要過一道門，過一道關口。這一道門的原則，就是窄，就是緊，「窄路」兩字意思和困境大致差不離。另外，也是指電影裏的男主角的化名「窄叔」（張繼聰飾演）；後兩個字好理解，地球上的每個人，都如同一顆微不足道的塵埃。戲名確也貼切地反映了戲的內容，整部電影主要是描述兩個小人物窄叔和女子Candy（袁澧林飾演）在困境裏的掙扎求存，互相支持和關愛，賺人眼淚。

這部電影的拍攝頗有藝術感，故事也很感人。

觀《窄路微塵》有感

HK人與事 東瑞



人生在線 石若軒

記憶裏端陽前後的香港，軟煙色的天空也許住着一片海，廉纖密密，朝夕纏綿。是論文答辯的前一晚，蘇蘇和我相約要在蘇州滄浪亭裏掛滿了淡紅色山茶花的那幾天，穿着藍布罩衫，手捧《紅樓夢》一起拍照留念。

本科時期的四年是味同嚼蠟的記憶，蘇蘇大概是我貧瘠的青春裏為數不多的訪客，志同道合的緣故，相伴在別人的掌聲之外觀摩，在《春明外史》與《廣陵潮》縱橫交錯的筆記塗鴉之間閒逛。流連於自我空間內部的兩名女子，她們的四周萬籟俱寂，只允許剩下紙筆相磨的聲音，而時間亦永遠是夏日的午後。

自九龍圖書館出來的時候正遇上培正中

學的學生下課，看見手持《紅樓夢》的女生從我前方走過，覺得青春的影子瞬間被拉得很長很長，驕矜未脫的女孩子可以無限制地躲在年紀的象牙塔裏揮灑筆尖下的小小歡愁，紅綠燈轉換之間，竟然多了幾絲對這熱忱澄澈的嫉妒。看到似睡非睡的陽光此刻浮於地上，恍惚間記起和蘇蘇不曾履行的「紅樓舊約」。

未染塵世風波之時，有別於常人的興趣愛好大概都是命運的特別饋贈，現在懂得了已過耳順的張愛玲為何要走進紅樓裏十年一覺的原因，大概是對《紅樓夢》在她桃李碧玉之際給予綺麗才思的一種報恩，心思純淨的人報起恩來從來不做任何商量，才有了那部《紅樓夢》。

格子間裏的少女情懷總是要挑選一段自造的光怪陸離的人間，雙腳是不能完全落地

的，放逐傷春的靈魂，任憑她們謫居在掛滿馬斯洛需求理論的樓梯上。面對風雲歷亂的春申舊事泣涕漣漣，靠近真實瑣屑的日常時又顯得有些薄情寡義。

近年來我和蘇蘇依舊保持着電郵往來，她閒時四處遊蕩，偶爾路過亭子間，看那些染衣香遊，暗逐芳塵的少女們言笑晏晏，時不時往籃子裏扔幾個落蘇，才想起今天是要去菜市場的。我人過香江，仍舊追求許多年前的一語之艷。我們終究會在同一個終點相遇，彼時歡笑怨怒和自戀志氣會拌着幾顆樟腦丸慢慢嚼碎，一併咽了下去。

青春的舊約是時光盡頭的獨家藏本，找不到堅實的理由去忘記，時不時從心裏冒出來，搭上一搜小船，在潮去潮還中連篇累牘。好在此刻念舊的風氣尚未啟動，便也開始一切的漫遊。

謁魯迅記



如是我見 霍無非

今年清明前夕，天氣預報上海陰有小雨。清明一早，卻雨霽雲開，市區被和煦晴朗的春光着了亮色。清明一向是中華民族敬重的大日子，這一天放假，市民們舉家外出，或為先人掃墓，或到郊外踏青，身在申城的我，也匯入人潮，作與祭祀有關的活動，目的地是魯迅在上海的故居。

魯迅在上海的故居有三處，按先後順序，分別是橫濱路景雲里三十五弄二十三號，四川北路二〇九三號拉摩斯公寓和山陰路一三二弄（大陸新村）九號，八年前，我探訪過山陰路魯迅的故居，這次來上海，意猶未盡，趁着清明再次拜謁。

走出虹口足球場地鐵站，坐上一輛載客的三輪小摩托，七拐八拐，不一會就停在山陰路一三二弄門口。這是一排三層的紅磚樓房，分為十個單元，魯迅故居坐落在倒數第二個單元。門外已經排起預約參觀的隊伍，因為還有到別處的計劃，不想久等，問管理人員，六十歲以上的長者可否優先參觀？答覆是暖心的：可以，跟着下一批進去吧。

十人一批，輪到我們參觀了。室內謝絕拍照，樓下是會客廳，一桌式的書櫃很有來頭——這是與魯迅交情篤深的中共早期領導人瞿秋白所贈。廳內擺着大小兩張方桌和若干木櫃，大桌看來是會客用的，小桌自家用餐。一台縫紉機和裝着玩具的對襟玻璃門櫃，放在窗前和過道旁。睹物思人，女主人操持家務，幼子有慈父「孺子牛」般的「砥憤」，都不難會意。轉過樓梯，二樓是魯迅的臥室兼工作間，他在這裏編撰了《准風月談》《且介亭雜文》等文集，以及《俄羅斯的童話》《死魂靈》等譯作。正對着門的鐵架大床，掛着女主人縫製的米色繡花床簾，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清晨，魯迅在這張床上永遠合上了他尖刻深邃的眼眸，未畢的文稿攤放在案上。三樓是周海嬰的住房，兒時的他天真可愛，給父母幾多樂趣和煩擾。

與他人聊了會觀感，下一批參觀者要進場了。出去問一位年輕的「紅馬甲」：魯迅在上海首個寓所景雲里如何去？他愣了一下，說沒去過，但很快用手機幫我查找，按圖指路。出里弄右轉，走一段再右轉，我沿着旅遊線路「魯迅小道」前行，



▲上海魯迅公園魯迅雕像。



▲上海山陰路大陸新村魯迅故居。

作者供圖

不一會，走到四川北路二〇四八號內山書店舊址。店內三室連通，兩間賣書，一間咖啡廳，牆上《南腔北調集》《集外集》等魯迅手跡的裝飾極為醒目，書卷味濃，靠邊的一間店面按原貌擺放着老物件。

不熟路的我走岔了，繞了個圈子，回到地鐵站旁的魯迅公園。還好，這天計劃要去拜謁魯迅墓，於是輾轉來到魯迅墓前。一對檜柏，兩棵廣玉蘭環立墓穴，後牆和祭台擺放了花圈和數不清的鮮花，拆開煙盒的香煙碼了一溜，人們熟悉魯迅，敬仰魯迅，用他生前的嗜愛之物拜祭，他在另一個世界也不缺煙抽。墓祭的人絡繹不絕，我和他們一樣，朝墓穴致鞠躬禮。

離開墓園，我還是趕去景雲里魯迅故居。哪知開小摩托的「老上海」也不清楚目的地，另一位不很肯定地答應載我去尋找。車子從大馬路轉入小街道，駛過李白烈士故居，一處工地旁立着橫濱路的路牌，工地圍牆繪着魯迅軼事文圖。是這裏了，我下了車，徑直朝離着景雲里繁體字的大門走去。然而門上了鎖，沒法參觀，懊惱的還有手機沒電了，即使進去也無法拍照，對喜愛拍下旅遊的我来说，不啻是遺憾的事。

又有遊客到來，大家隔門指點，猜着魯迅故居的位置。恰好一位居民開門出來，我們對他說明來意，這位好心人見我們風塵僕僕，讓我們進去。一九二七年十月八日，從廣州抵達上海五天的魯迅和許

廣平首選景雲里安家，主要是想和三弟周建人做個伴，在這裏住了兩年零七個月時間。魯迅編訖《而已集》等文集，出席了「左聯」成立大會，作了《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的演講，翻譯了《近代美術史潮論》《藝術論》等文論，編輯《萌芽》《朝花周刊》等雜誌，還誕生了愛情的結晶。其他遊客觀瞻拍照時，我得給手機找地方充電。敲了一戶居民半掩的門，一位頭髮花白，體態清瘦的老媽媽現身，她爽快地幫我在家中充電。這當兒，她說景雲里原來是開放的，去年疫情嚴重才上鎖，暫沒解封。又給我介紹石庫門房屋的特點，解惑答疑。充了近十分鐘電，我不想過多打擾，老媽媽指着一條里弄說，魯迅的寓所就在盡頭。

這處寓所的門牌顯示是魯迅曾經的家。隔壁住過英勇就義的中共黨員作家柔石，周建人、李雪峰、茅盾、葉聖陶等親屬和文化人都是這條里弄的鄰居。狹窄的弄道堆放着花盆雜物，我們拍照不得不站在對門民居外，主人毫不介意，笑咪咪地說：地方不夠可以進門照。他們是好客的群體。

在景雲里暹暹轉轉，拍幾張照，要返回了。為我充電的老媽媽俯着背，主動把我們送出景雲里大門，指着附近的地鐵站，反覆告知如何走，其心也誠，其言也善。在上海，我感受到人們對魯迅的一片真情，對外地遊客的熱忱相助。



▲《窄路微塵》劇照。

是中年未娶，勤勞肯幹；一個是貌美而機靈可愛，任誰都會聯想到男女接觸多了，會日久生情。電影的高明之處是沒有刻意去渲染，但每一個畫面又洋溢着暖意和愛意，不時有大幅度的「留白」，讓觀眾用自己的豐富想像去補充和延伸。像Candy為窄叔貼膏藥、窄叔送母親最後一程時她樂意於一人頂兩人、協助他的生意做大起來……窄叔從按日計酬，把Candy當僱員，到將她視為女同事、朋友，不讓她把小女兒帶到網吧、小

女兒生日時送一大筆錢當禮物、支援母女生活等等細節，都表現了愛的暖流在兩人的一言一行和眼神裏不安地緩緩流動。男主角的最深情表達也不過是建議以後他們一起搬到工人宿舍裏，還問女方明白他的意思嗎？電影沒有接吻戲，最深度的是輕輕擁抱，愛的擁抱裏還摻雜了幾許同情、憐憫，倒讓觀眾深深感動了。整部電影對白出奇地少，畫面感十足，既有電影《城南舊事》那種「好像什麼都沒有說，卻又像說了很多」的回味無窮，又有韓國電影《八月照相館》那種「不需要說一個愛字，卻處處愛得深刻」的妙在其中。一向以喧鬧、對白多著稱的香港電影，能拍出這樣畫面充滿韻味、人情味、愛意、暖意的風格的電影，實在令人驚喜。

最後一個特徵是疫情三年，電影拍出了一種沉悶的氣氛，而在這種氣氛裏，處於底層的小市民並沒有失望和放棄，他們依然努力向上，從陰霾滿布的環境裏走出來，表現了小人物那種自食其力的尊嚴，而這一切又是和百年來香港的獅子山拼搏精神相一致的。說是小人物的「哀歌」，其實又何嘗不是讚歌？